

之一,春风沉醉的夜晚,长安故友来,吃饭至深夜,纷纷散席归家。车里长安客提出小要求,darling想吃一碗面,酒后没那口面收尾,跟什么什么似的。夜雨猛猛地下来,有点凄惶,念头略转,去了锦江饭店那里的一间老馆子,雪菜面小笼包数十年如一日,通宵总是有。

爬上楼,看一眼,久久不来此地宵夜了,仍旧一副疑似民国的老绛红情怀。长安客疗饥,一碗雪菜面,一碗葱油拌面。陪着吃几筷子雪菜面,至于葱油拌面,我只有瞭望一眼的福气了。长安客礼貌征得我同意之后,将一碗拌面移动到自己跟前,三下两下幸福扫荡一空,看着无比安慰。而拌面的面码,丰富的木耳香菇之类,长安客一概不沾,尽情留在碟里,让人十分感慨南方面食与北方面食的迥异。长安客厚道,一再表扬两碗面面好吃到位,弄得我心内浅浅愧疚。那间如雷贯耳的老馆子,那晚的两碗面面,是拿卷子面煮的,粗疏难吃一目了然。看起来,以后心里真要存几个北方面食做得地道的宵夜去处,再来了远客,不至于潦草怠慢了人家。

之二,老男友招食,问,黄浦岸边,豪宅深处,私房菜,darling去不去?铿锵答,奔去啊。黄昏搭电梯上楼,豪宅挥金如土一路挥上去,进门一步,私房菜女主人春风满面迎到玄关,热情洋溢哗哗奔腾到不行。饭前女主人引领,绕宅子细细

瞻仰一遍,每个房间都是无敌黄浦江璀璨夜景,真真壮观。立在阳台上,女客们人人拍照赞美忙个不停,惟我,盯着楼下一角,跟女主人讲,啧啧啧,那个是渡口是不是?可以搭渡轮去浦西是不是?女主人笑答是啊是啊,然后我来了句巨雷的,那,你可以每天骑车来回浦江两岸哦,好羡慕啊。女主人呆看着我这个著名白痴,想了千秒,才回味过来。darling,骑脚踏车,搭渡轮,徜徉于浦江两岸,这么怀旧的事情,我好生向往。然而,这种事情,如今要想法子住在滨江附近动辄千万的豪宅内,才办得妥了。

一餐私房菜,黄浦江壮观,女主人壮观,老男友一身阿飞行头亦壮观。我心里密密麻麻在盘算的,是哪天骑车去搭渡轮。

之三,女友招呼,去新天地看“不朽的梵高,感映大展”。很好奇,什么叫感映?原来是搞一些巨幅屏幕,投影播放梵高一生的画作。馆子里漆黑,配上音乐,如此持续半个小时。像看升级版的幻灯片,又像看巨幅连环画,画面十分低清,梵高那种笔致,完全荡然无存。不懂。音响十分糟糕,比街头小贩卖的车载科普唱片还小儿科,跟大师手笔南辕北辙。最恐怖,是展览馆内,立了无穷无尽的观众,男男女女疯拍手机,小童子嬉戏追逐。这样的展览,居然可以卖百元一票,也就是16块美金,骇人听闻的意思,都俱全了。

美食需要说法

饭痴

◆ 钟洁玲

我们“三英”之中,乱八是个货真价实的饭痴。爱饭如命。

有一次,我们去一家私房菜馆吃饭,老总询问我们意见时,话题转到了米饭上面。原来这位老总曾在日本银座的中厨里做过点心。这天我得到这样的信息:最好吃的大米在日本,日本的好米不出口,因为内需也满足不了。但有替代品,就是咱东北的五常大米中最贵的。那种。而且,烹具要讲究,最好用乐声牌高端电饭煲,到日本买,相当于人民币三千多元。那只电饭煲的秘密在于熟得慢,焖得香,煮出来的饭,粒粒柔软,完整,且特别香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巴厘岛

◆ 戴蓉

据说巴厘岛上鸡蛋花的颜色有七八种。到了巴厘岛,游客纷纷仿效当地人,把捡来的鸡蛋花簪在耳际或发髻上。岛上的房屋都不高,原来这是有说法的,房子不可高过椰子树,因为当地人敬神时摘的是树顶的椰叶,编成小筐再盛上几朵自家院子里摘下的鸡蛋花。数朵香花,一杯清水,一日祭拜三次。入夜在风味餐厅用餐,院子里有舞蹈表演,雪白的鸡蛋花簌簌落在草坪上舞者的足旁。

到山中湖的时候下起了小雨,湖边却人头攒动。男人们头戴拜神时必要的行头天堂帽,说是帽子,其实更像一圈头饰或发带,团花织锦,右侧高起犹如鸡冠,头顶是中空的。戴了天堂帽的人受神灵护佑,骑摩托时即使不戴安全帽警察也不抓。而我在岛上转悠,没有见到一个交警,也没看到红绿灯,摩托车和汽车都在一根道上灵巧避让各自相安。有时候智慧和习惯是比规则更有效的东西。那天湖边的

我非饭痴,只当这是耳边风,听完就算。只有乱八一人实践。她上网,全球乱搜,找到了最好且最易得的大米,其实就是东北大米中的极品,说是引自日本,五六十元一斤。用一只国产美的牌高端电饭煲,就试起来。

乱八为吃饭而吃饭,她要有仪式感,要吃纯米饭,不许菜肴干扰,还不许说话分心,所以找了一个星期天的中午。上午开始营造气氛:家里清理得干干净净,连音乐都停掉了,静心之后,才动手煮了一煲靓米。煮饭时电饭煲喷出的少许饭香,算是这一顿的前奏。没有菜,送

饭的,有两小碟豉油。这豉油有讲究:一碟是日本豉油;一碟是老字号致美斋牌头抽,这是致美斋里面最过得硬的招牌产品,市售28元/瓶。后来她告诉我,那天的米饭真是倍儿香,且柔软无比,那是一个美好的中午。豉油方面的评价也出来:网友说日本豉油如何如何好,但与致美斋头抽相比,还是稍稍逊色。

我故意跟乱八抬杠:你还没有用到最好的煲呢。我听在日本留过学的同学说,从前女生饭量少,兼之打工忙,一周就用电饭煲煮一煲饭。奇怪的是,电饭煲插着电源,那饭就保温,哪天吃都是松软的。回到国内,同样是电饭煲煮饭,第二顿再吃,那饭就变硬。

几天后,我遇到一个生产不锈钢饭煲的商人,他说,没有那么多秘密,煮饭的时候,速度放慢点,尽量把煲里的蒸气减少,让米的味道闷在里头,不流失,饭就香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398) ◆ 严力

- ➔ 心理医生说无聊也是疼痛的
如有不知道该怎么按摩哪里的疼痛
就像野兽一样大喊几声去疏解
但不要骂人
骂人将引起文明的疼痛
- ➔ 想起没来得及维修的往事
我就会产生很多的歉意
可事实上
是它们动手把我装修成了
今天的样子
- ➔ 事物常常不是更好而是更大
不是更坏而是更新
岁月里有如此多的瞬间
不是幸运也不是不幸

显禅道心意,令人神思邈飞。当然我更中意他的水墨小品。那些迥异于奇峰叠嶂的寻常小景颇有宋元笔意,看似信手拈来,却静恬玄远,秉怀达观。配文亦是滟涟,“闲水行急船,舟子问故乡”“隔水人家远,野草飞芦花”“小竹一竿风,扫叶入柴门”……我猜想他年少时是个很有效率也很会玩乐的学霸,自有一番忙中求闲,闲中求趣,趣中求静的能力,以平常心破执著心,能把命运的大成掌握在自己手中,对于梗滞也能疏解得水到渠成。他的画作十分“平远”,缥缈含蓄,亦禅亦庄,较之高远、深远,更体现出一种虚静之心。

认识于兄是在书协副主席张伟生的滨江雅集上。晚宴时马尚龙、管继平与我代表东主的写作界友人与李国强、于学波等为代表的

医疗界友人坐在了了一桌。那顿饭吃得冰火两重天。前半场彼此貌似矜持高冷,实则暗谋契机寻求切入口,后来于兄首先发动了,擎起酒盅先敬我们,我们再回敬,气氛瞬间点燃……如此数个回合,已粗略知晓对方性情。那顿饭吃得大开大合,也见识了彼此恣意抒怀的率真秉性。后来又有数次聚叙,皆是酣畅淋漓,于兄尽显风流蕴藉的医者本色。他的饮酒风格浩瀚恢宏,与他清雅秀拔的画风交相呼应。据说外科医生大多擅饮,因为他们的压力和胆识都是超标准的,酒若不贪,绝对是解压壮胆、提升灵感的利器。微醺时他或炒一盘酸辣土豆丝,或弹奏古琴曲《酒狂》。情动于衷韵自长,摧枯拉朽中透出空灵自在的山林逸气与冰雪心境,那一刻让人获得了无限自由。

满山红叶女郎樵

丰子恺 丰一吟
(父女/画文)

丰子恺的画意



苏曼殊有一首诗《过蒲田》,全文是;“柳荫深处马蹄骄,无际银沙逐退潮。茅店冰旗知市近,满山红叶女郎樵。”父亲喜欢这首诗,便以其中最后的一句为题,作了此画。我们小时候,父亲常常教我们读一点古诗词。但他教的时候,往往不加解释,但要求我们必须背出。小时候记性好,背得出。因为父亲念诗是像唱歌一样拉调子的,所以很容易学。长大后才体会到其中的意义。

河的第一条岸

同是天涯沦落人

◆ 河西

一直想写蒋志光,杂事众多,就搁下了。

那是1992年,我从同学那借到了一盘蒋志光的卡带《相逢何必曾相识》。真的好钟意!从此记住蒋志光。

《相逢何必曾相识》有一个粤语版,还有一个国语版,国语版作词是蒋志光和丁晓雯。丁是飞碟时期台湾著名的作词人,如果你熟悉王杰那一时期的专辑,对丁晓雯肯定不会陌生。我想,这肯定是蒋志光先写了一版歌词,由丁晓雯来加工修改完成的吧,不过祖籍宁波的蒋志光,他的国语发音可是绝对标准啊。而编曲,则正是和他组成风云乐队、发现提携韦绮姗的王利名。

这首歌太热,1990年黄百鸣拍贺岁片《家有喜事》,周星驰和吴君如在其中搞笑演绎此曲,可见这首歌当时有多红。90年代初,在音乐工厂,和罗大佑一起合唱《皇后大道东》的,是蒋志光,粗粗一听,有点像林子祥,铿锵有力。这就对了,他出道就是因为唱得像林子祥,1985年,他在林子祥的首次演唱会上模仿林子祥的唱腔,因极为神似被宝丽金的高层赏识。1986年他在宝丽多推出首张专辑《拯救行动》,至1993年他出版最后一张专辑《创作路》为止,共发行6张唱片,还有一张他和陈少伟、王利名

组成的风云乐队于1988年推出的《迷城》。

和罗大佑合作期间,他和袁凤瑛一样属于有才无运的那一类歌手。我和罗大佑、林夕聊到袁凤瑛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好可惜,罗大佑说:“是啊,像袁凤瑛这样的歌手很可惜。袁凤瑛在表演和歌唱的部分都没有问题,只是在人际关系方面她并不是很擅长表达和处理。那可要怪我,我没有把她在这方面安排得比较好,主要还是因为我在这方面也不是我的强项。这样一个老板,当然也就不太能帮她去找一些公关或经纪帮帮她,因为我也太不会这样了。”

蒋志光亦如是。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。

这是白居易的名句,蒋志光说他写《相逢何必曾相识》时:“卖钱的音乐,不代表就是自己满意的音乐。‘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’的一组音符,其实填得好夹硬好难听,但因为这十四个字是白居易的名牌,融得落歌唱到出来,大家就会当好了。”他并不满意,无心插杨柳成荫,成KTV必点金曲,以为这只是起点,没想到那已是高峰。

蒋志光和韦绮姗还合作过《万片希望在明天》,但没有叱咤乐坛。云淡风轻的一句,背后,是看淡。也许,也是认命。